我家门前有条小丹河

□ 杜丽华

夏雨，总是一场接了一场。望着窗外如注如倒的倾盆，顷刻间就汇成了地面长河，涨了整个院子，蓦然间，说不出的感觉袭倒了我。我想起了故乡的那条河，我口的那条河，二十多年未见，可还是先前的模样？

突然想起的故乡、一片故地竟如夏天的雨一样，突然来，然着急了，突然涨了起来，突然就放不下了。于是急匆行走在返乡的路上。一路上，猜想着她现在必是娇好的随之而来的童年记忆也在车窗外纷纷结了网。

我的故乡郭村位于长子县城十公里处的东南方向，的南面有两条河，最南面的河因位于南岭所以称做河，人们习惯称南岭河为新河，另一条河自然称做旧我村南界地域和邻村以南岭为界，南岭岸北岸则为我地。记忆中，新河是一条很深很急的河流，从黄土两端急而过，水浊，水势凶猛。大人常告诫我们，那条河人，所以我们小孩子对那条河心存畏惧，并不接近，自然也清浅了许多。每逢盛夏，暴雨过后，身强力壮人们会相跟上到南岭河上去看河，顺便打捞一些东记得有一次，暴雨过后我跟在大人后面，目睹了那个。浑浊的河流奔腾而下，宛如脱缰的野马，又如一条的游龙狂奔，远远看到黄色的河水中裹了各种杂物而来，有玉茭杆，有折掉的树木，有鸡鸭有小猪，一切恐着、挣扎着，到眼前时一下子又被卷入下一个浊浪逐渐消失在视线之外。小时候除了对新河的恐惧，记剩无几。

倒是另一条河流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村子的人们称做旧河。这条河相比南岭上那条河清浅许多，河面很宽，潺潺地从上游的村落流经我村，然后蜿蜒着流一村庄。她离村子较近些，那时生产队分我家四分半地在那条河的南面，因临着河，是块下潮地，墒情好，每年在春天总要在那块地除种了玉茭外，还要在空栽点豆角、南瓜的种子，且有意识地还要为那块自留拉两车农家肥。夏天全家人吃的南瓜、豆角就全依仗自留地了，所以每年总有好几次跟着母亲趟过河去摘一篮篮的豆角和瓜类。常记着母亲从玉茭地里走，竹篮子摘满了，玉茭缨缨和黑色的灰尘也落满了母削的双肩。因为那块地我格外记住了那条河，那条必趟过的河。

春天一来，河两岸矮矮的草丛一日强一日茂盛起来。草丛的上面定会晾晒着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衣服被里被面，暖暖的阳光一泻千里，河的两岸隔三、五米小媳妇大姑娘蹲在河里，在不大不小的光溜的石搓洗着衣物，白光光的脚丫子浸在河里，灵活的双手头上一放一收，扬起的溪水映着太阳的七彩光芒，悲日子仿佛已被河水冲淡了许多，只剩了对新生活的期盼响过去，所有晒干的、未干的衣物已被妥妥地叠起来竹篮子里或洗脸盆里，她们挎着竹篮子，端着脸盆摇摆归家了。夕阳西下时，耕田的人们牵着牲口、老牛，们痛饮一番溪水，老牛有一口没一口衔一把青草，打鼻，甩着尾巴，哗哗的叫声响了一路的欢悦。劳累了的们，坐在河边，脱下补丁摞补丁的松紧口布鞋，倒掉起一把河水，清洗一番，然后捂上几锅大叶子烟，猛口，累、乏、苦，愁早已随风随河水走远了。

记得还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盛夏的午后，太阳毒地照在头顶，好几个邻居婶婶瞅准村里人都在家里之际，悄悄地叫上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女娃前去那条洗澡。寂静的村庄，性情温顺的小河，宽宽的水面波粼，两岸庄稼地里的蛙鼓虫鸣尤显清脆响亮。大人先们脱掉身上的衣衫，在水里细细揉搓一把，然后就晾高高的芦苇上。大人不让我们高声说话，我们憋着嘴心的狂喜却达到了巅峰，灿烂的小脸远远赛过地头的小野花。那时突然感觉那种静谧真是太好了，乡间小河的那份寂静，让我们有了不同于平时喧嚣的意俯下身子仿佛能听见每一株玉米噌噌向上拔节的声一谷穗嘭嘭奋力生长饱满的声音，能嗅到最富有生田野的每一缕清香……暖暖的河水轻轻抚摸着大人子的每一寸肌肤，洗涤着大人们常年累月的辛苦与冲刷着大人、孩子身上的尘土和污垢。在那条河里，见母亲雪白的身子在阳光下闪着亮光，黝黑的头发高盘起别在脑后，柔美湿润的脸颊上溢满了慈善的母亲把我搂在怀里细细搓着我的身体，我也用小手着母亲的眼睛、上扬的嘴唇、柔软的胸脯、圆嘟嘟酱乳头。

那条河承载着全村老少一年的生计。遇干旱年，人们从这条河里用牲口拉水或担水泼浇其它干旱的地缓解旱情以解燃眉。逢水量丰盛之年，她则不会受到匆匆而来，又匆匆向下游流去。在村里年龄较长的们的记忆中，村里人因这条河的存在，即使遇到旱灾之年，也几乎没受到饥馑的困苦。

那时候我很小也很傻，从不知这条河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不问她有没有和大人一样的忧伤与辛苦，也不懂她的快乐到底有几许，更不去关心她是否和我们女娃一样，有个水灵灵的名字。总觉她的一切存在就是那么合理，她如果有一天消失了我也不会在乎她的离去。这种想法盘根错节在我的脑海里近三十年，直至此时我突然心生一种自责与说不出的愧疚。多么可怕的忽略，多么认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和失去感，近在家门口，却不曾细细端详过她。

驱车到家时，父亲已在家等了我，于是很着急地和父亲向村南面的小河走去。夏日的原野郁郁葱葱，牛羊猪粪的味道混着青草味，混着空气中的潮湿味扑了鼻，真正的原始的乡村味道一下子窜出蒿草老高。越向河的方向靠近，“近河情更怯”的情愫越是浓了起来。看见了，看见了，终于看见一条水面不宽的河流从旺盛的芦苇丛中蜿蜒而来，还是先前的方向，还是先前的额骨，还是先前的眉眼，还是先前的静谧，却没有了先前的美丽，没有了先前的宽阔，曾经青春饱满的身子仿佛瘦弱了许多，是老去了吗？我掬起一把溪水，温润一下滚烫的心，轻声问一句：故乡的河，你可曾记得我？

我失望的心情一下子强烈起来，怎么会这样呢？宽阔的河床那去了？幽静的水面被藏起来了吗？清澈的河水流向了哪里？好一阵子，心情渐渐平复，脱下鞋子，坐在岸上，像小时候那样把双脚浸在瘦去的河水里，让她带着我去翻动那并不遥远的过去。

父亲告诉我，我家门口这条河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字——丹河，也称小丹河，因发源于长子县、高平两县交界的丹朱岭的北麓，而冠以丹河名字，她与丹朱岭南麓的沁河支流——丹河，以一山相隔。全长约 18 千米的小丹河河水自西向东流经长子县张店、崔庄，而后一直蜿蜒北上，又经田良，布村，然后又流经我们村子，便是我眼前的这条河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条河水源充足、水势凶猛，主河道宽 5—20 米不等。在流经我们村时，因我村地势较低，河床浅，遇上雨水丰盛年景，常常会淹了我们村的大片田地，于是公社的领导干部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群策群力，决定在秦家庄村与我村交界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穿南岭重新开挖了一条新沟渠，引大部分水量的河水从新河而过，也就是小时候在我心目中那条会“吃人”的河，少量的河水依然沿原先河床潺潺而过，所以记忆中的她，才会永远是那么宁静，恍如一位闺中的少女，幽长的河道恰似青春的胴体缓缓地绕着村庄的沃野。在流经我村庄的最东面，此处曾建有一座五龙庙，口口相传，据说，在以前如庄稼地里少了雨，人们会虔诚到此地求雨取雨，祈神灵保佑四方平安，求得风调雨顺。在一定程度上，五龙庙的存在大大慰藉了乡人的心理。抗日战争年代，日本鬼子也曾在这里驻扎，离开时并进行了掠夺与破坏，断垣残壁，不堪入目。在五十年代，各地纷纷搞起“大炼钢铁”运动，因为有着丰富的水利资源，乡亲们也曾在这里修沟渠、筑水坝，大搞生产运动……但最后还是，一声叹息交付于历史的长河中。随着岁月的冲刷，曾汇聚了燃香袅袅的五龙庙，它的一砖一瓦，一檩一椽早已混入泥土，化作尘埃，偶有鸟雀掠过，落下一羽毛，抑或鸣一声，又展翅遁入长空。

当父亲看到我眉心紧锁，纠结仍写在脸上时，告诉我这条河现在这个样子，也跟乡亲们大肆开挖砂石分不开。随着经济的发展，乡亲们也常常是采了砂石盖了房屋，原先宽宽绰绰的河床被挖得断断续续，忽高忽低，遇到旱情严重之年，甚至形成断流。河水流经所至，砂石所至，乱采乱挖使得河床满目坑洼，根本不能像多年前一样，站在河边就能清淅看到水里游着的鱼，飘动着的水草。轰鸣的机器声打破了小河的安静，来来回回运送砂石的车辆在河床上奔走。她，日渐一日老去，也日渐一日消瘦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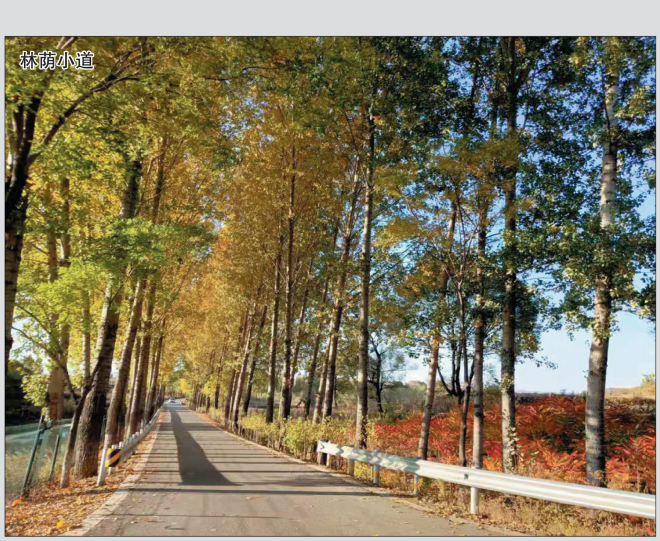
现在恰是盛夏时节，水量还算旺盛，依旧静静地流过我的村庄，只是她的身躯已很萎靡，大量的各种废弃垃圾已被人们运送在这里，填满了她的躯体。她流经我村庄的一半以上的田地，喂养着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全村乡亲，故乡土地的肥美，水源的充沛，居住人口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离不开故乡。古人择水而居不无道理。我的祖先也便是如此，在这片临水的土地上繁衍子孙，勤勤恳恳生活，但却没有几人能真正读懂她的伤悲与快乐，也如现在的我也不能用钝笔写出她的悲与喜。

在靠天吃饭以农业为主的年代，乡亲们敬畏一切能带给他们平安、幸福、丰收的神灵，他们祭拜天、土地、山、水等神灵，祈求带给平安。在夏天，家家户户会剪出长长的红红绿绿的纸花挂在自家地头岸边，以求庄稼地里的瓜果、谷物长势旺盛，秋日丰，五谷丰登。他们一边对庄稼的丰收饱含着强烈的渴望，一边却又淡漠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肆无忌惮的破坏。他们身处优越的地理、地势，拥有肥沃的田野，似乎远远体会不到水资源对生命和健康的重要。过度的索取与破坏，藐视了大自然的威严与神圣，无视着身边这条对他们的生命和生活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河流。

但令人欣喜的是，为了保护生态平衡，保护水资源，防止水土流失，国家已明令不允许再采挖河砂，不允许在河源附近再投放各种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相信在不远的日子里，这条小河的伤痛在逐渐愈合后，依然会美丽如初，绽放出她迷人的光茫和应有的价值。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疲倦地奔流，旧河与新河同时流出我村，在宋家庄村汇合。然后又向北流经邹村、韩坊、交里等村，沿途并接纳在邹村东北从左侧汇入的小支流——固益河，然后在交里北村投入发源于长子发鸠山下的浊漳河的怀抱。浊漳河水出上党，不拒小溪细流，以奔腾之躯投入海河怀抱。

上党大地有条浊漳河，流经了全市十二个县、市、区，是长治人民的母亲河。在我的家门口有一条汇入浊漳河的河流——小丹河。



摄影：牛 婷
刊头题字：吴凯翔

春行系列诗选

□ 刘建航

（一）

争先春意上枝头，青色新萌桃蕊稠。
难觅霜凝寒骨厉，请寻露滴暖怀柔。
未听燕剪江南柳，已见鹂啼岭北牛。
更待千红齐染秀，山河万紫与君酬。

（二）

读罢寒梅又读桃，滋红艳美竟妖娆。
年年此际缤纷媚，岁岁于今秀气撩。
似语东风先我得，欲言西雨独它淘。
香菲胜酒留情醉，盛满千樽品丽娇。

（三）

朝天托起丽容妍，又送春光到眼前。
疏叶黄萌芽未吐，繁枝红冒蕾盈然。
凌空得意三分怒，横舞欢情一朵鲜。
犹恐茂青遮玉秀，已超初绿抢娆天。

（四）

难忍欢怡枝上倾，风摇春色荡怀盈。
凌虚天碧朝云媚，横蕊林菲向野萌。
洒脱妍姿娇色灿，逍遥秀气爽颜明。
开心约得回头客，热烈留眸肆意峥。

（五）

苍茫天日灿新葩，树影盎然展碧奢。
松径轻□闻杜宇，香风缭绕见桃花。
玄机妙刻谁凭握，尘事轮回佛度槎。
光景欢声留醉客，从来施爱赴春涯。

（六）

春池绿水照清幽，又见群凫荡碧流。
蓠莒飘摇波上叶，天鹅若渡浪间舟。
新桃旧李争娲秀，翠柳青杨竞鲜稠。
无限东风增靓色，逍遥万里过芳道。

（七）

烟花三月已春然，促梦缤纷靓色鲜。
微雨柔思清蕊丽，悠风轻拂扫尘阡。
楼前又染千枝秀，院外当涂百卉妍。
为引芳菲增艳冶，纵情酒韵向长天。

（八）

一吐开怀悦目明，十分任性示豪情。
红芳擎出娇颜媚，绿萼扛来艳色盈。
领取东风招瑞意，挥来紫气绽祥升。
横霓春日盎然缀，壮势云涯看笑峥。

李建平的诗

春雨

辛丑春季降雨多，墒情充足利春播。
风调雨顺兆头好，山乡农家唱颂歌。

春农

春回大地阳气升，节令催农不消停。
购肥选种精整地，千家万户忙备耕。

三月（外一首）

□ 红袖添香

垂柳换新芽　桃李披粉纱
小草尖尖绿　碧波戏春鸭

芸苔

春来着新装　遍野舞鹅黄
和风拂素手　一起千层浪

走在春风里，听一场雨

□ 魏慧梅

人家的屋顶上，袅袅缕缕的烟雾弥漫，远远近近的上、田埂上、池塘边，都漾着浅浅的绿，抬眼望，我看以曾相识的图画，一只只南燕归来，排成大写的一头顶掠过，它们捎来了春的讯息，随之心中的那点便随着烟雾升腾，我欢喜着，多想自己是一只呢喃子，细语近近，情意绵绵，触碰于春的原野，却美而

风又绿离人岸，细雨朦胧数年华，花开花落，阡陌身在天涯。

雨不大不小，细细听，我听到了很多人的很多那些或真或假的往事，或亲或远的人，昨天的故人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前方是柳暗花明的一村，那些